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二三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黃純熙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易經解義卷二

☷☷ 坤下坤上

坤取純陰至順之義故其象爲地擬諸物類則爲牝馬四德皆與乾同而獨言牝馬之貞明其以順德承乾也彖傳釋卦辭兼造化人事而言一以柔順爲正六爻則二之德極其盛三之美含於中四之慎免於咎五之黃中內充實而外光輝雖德量深淺不同而

皆有合於地道之貞順者也惟初與上以陰陽消長言初言堅冰戒陰勢之將長也上言龍戰警陰類之過盛也此與諸文若不相蒙然而聖人作易之旨實在乎此葢論造化之理則陰陽二氣對待流行不容偏廢而論淑慝之分則陽主生陰主殺主生者為善主殺者即為不善聖人欲以人事挽造化嘗以扶陽抑陰之意寓於觀象繫辭之中故諸卦每遇陰文必勉之以柔順戒之以守貞雖陰之取象不專屬於小

人而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加謹焉以君子小人之進退爲世道消長之所繫也坤爲純陰之卦諸爻皆言坤德而獨於初上二爻凜然示小加大賤妨貴之防其旨深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卦六畫皆偶上下皆坤陰之純而順之至故名爲坤而卦辭則欲人法地而安於順也牝馬順而健行

者主利謂主於順從西南陰方東北陽方朋謂陰類也文王繫坤彖辭曰伏羲畫卦爲坤純陰至順有地之象凡人履卑下之位能法地道以自處則无成有終動罔不吉其爲大亨何疑所患者性禀陰柔持守不固則有利有不利耳必如牝馬之行地其質至馴其力至健始終久暫無所變易斯有得於坤道之貞者矣所以體坤之君子凡有所往即思履順守貞之道陰之分宜居後而不宜居先若爭先而倡天下之

事則必迷惑而致敗惟因勢所已然者而後從之則功易成而有得矣陰之德宜主利而不宜主義若主義而斷天下之事則必矯拂以取戾惟因勢之自然者而順從之則事易遂而有終矣陰之地宜於西南而不宜於東北往西南以親柔順之賢則同德相應而有得朋之慶矣往東北以從剛斷之人則人不我親而有喪朋之憂矣凡若此者皆坤道之至正而君子之所當安守者也安於居後之貞自無僨事安於

主利之貞自無悖德安於得朋之貞自無失人象之有取於牝馬而无往不利者固如此也吉可知已夫坤之義所該至廣而於臣道爲最切聖人立教非謂人臣事君專主於順從以爲正也葢坤道承乾所事者陽剛中正之主故君令臣共上下合德是爲天下之至順不然將順其美固順也彌縫其闕亦順也順乎正非順乎邪順乎理非順乎欲易之教特爲寵利居功驕蹇自用者示戒而豈苟且充位阿意取容之

徒所可得而借口也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彖傳是以地道明坤義而此三節分言元亨利貞之德而因及於人事也生受形之始德合无疆謂合乾德孔子釋坤彖辭曰坤之義博矣而成形之大莫過於地試即地道言之坤有四德與乾相同至矣哉

其坤之元乎盈天地之間爲萬物當乾元資始時止有氣而無形惟坤元一至則萬物凝成胚胎皆資其理與氣以受生矣然坤非自爲之也天以理爲物性之始坤特順其理而承之以生無二理也天以氣爲物形之始坤特順其氣而承之以生無二氣也乾之所至坤亦至之此坤元之功所以無可加也若坤之亨則何如天以雲行雨施亨萬物德之大至无疆也而坤德之厚持載萬物有與乾德之无疆適相符合

者方其化機之藏也生物之意緼蓄於内者無所不包何其含弘也及其化機之發也生物之意爍著於外者無所不周何其光大也德之厚如此由是萬物滋榮暢茂咸得其生意而無不亨通博厚之載物與高明之覆物同一功用非德合无疆而能如是乎若坤之利貞取象於牝馬則何如牝爲陰屬而馬又行地之物是牝馬固地類也且馬之行地任重致遠而及於无疆既順且健實有坤之象焉故以牝馬之順

象乎坤為柔順之德其承天施而生萬物者未嘗居先未嘗專主也以牝馬之順而健者象乎坤為利貞之德其合天行而代有終者無有間斷無有止息也體而行之是在君子君子法其至順以養和平之心復法其行健以堅正固之守驗之物理合之造化而所行无不利矣故曰利牝馬之貞按宋儒有陽大陰小陽全陰半之說此就施生先後之理言也若以元亨利貞之四德論則乾與坤均無缺陷假使乾施而

坤不應則物何從而生故乾健坤順而坤亦未嘗不健但必天以四德行於物然後地因以代終天不資始地無由資生君不行令臣無由奉職是則乾坤大小偏全之别耳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此二節是言君子法坤之事也常常道也有慶謂終有得朋之慶孔子釋坤彖辭曰君子法坤行事亦法

坤德之正而已无成者坤之道若進居物先則迷而失道矣柔順者坤之常若退居物後則順而得常矣葢先者非貞而後者爲貞君子之行必居於後者也往西南則得朋謂陰居陰方比求彼應乃得其朋類而與之偕行矣往東北則喪朋謂陰居陽方處非其地若反而之於西南乃終得朋而可以獲慶矣葢西南爲貞而東北非貞君子之行必於西南者也惟知居後之爲貞而安之則行不越度而循分足以有功

知往西南之爲貞而安之則交不失人而同類足以相濟其獲吉也不有與地道之含弘光大同一无疆者乎地以厚載配天之无疆君子以安貞應地之无疆其理一而已矣按註疏謂東北喪朋以陰之爲物必離其黨而後獲吉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程傳亦從其說與本義不合而其理可以互相發明葢人臣無私交泰之朋亡渙之渙羣皆取離散朋黨之義在坤爲純陰至順自與狎昵柔邪者不同而以陰

從陽剛柔相濟固臣道之至正而亦易理所不廢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此象傳是言君子法地德之厚也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孔子釋坤象曰坤之象爲地此卦上下皆坤是地德至順且厚故其形勢高下相因愈遠而愈無極也君子體坤之象知地之德不厚斯載萬物不勝其重人之德不厚斯載萬民不勝其勞所以内而與含弘者同體則積極其厚舉凡地之所載

皆兼容竝生而無有不育焉外而與光大者同用則施極其厚舉凡地之所載皆仁漸義濡而無有失所焉其應地无疆之功如此夫坤臣道也而厚德載物則君道不外乎是觀於師之象曰容民畜衆臨之象曰容保无疆皆以爲君之道取法於地則坤象豈獨專屬於臣葢易之義無所不通惟善體易者神而明之焉耳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隂始凝也馴致其道

至堅冰也

此一爻是示人以防微之道也六陰數故謂陰爻爲六霜與冰皆陰類馴順習也道指陰道象傳履霜堅冰當作初六履霜周公繫坤初爻曰坤之初六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一陰既萌則其勢日浸月長必至於極盛如寒氣初結止見爲霜而識微之君子當履霜之時即知異日堅冰之至已肇於此思患豫防可勿凜凜乎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取象於履霜者何

也天下事皆始於微而成於著陰生於下是猶陰氣始凝而爲霜也惟不能及時消釋而因循漸積以致陰道之極則不至於爲堅冰不止有世道之責者失防於始而徒欲維挽於終不亦可危之甚哉按聖人作易於陰陽消長之際必慎之於始坤之一陰即剥與姤之一陰也剥初曰剥牀以足姤初曰羸豕蹢躅皆言小人始進有必害君子之勢與履霜堅冰之意同一以戒小人一以警君子但剥與姤言凶而此止

繫以象者正欲君子觀象而知所懼則能思患預防而不至蒙小人之禍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此一爻是言純德之合於坤也不習謂不待學習周公繫坤二爻曰坤道至純諸爻中惟六二之德能得之葢六二柔順中正具德之存於内者粹然天理无所枉曲而直發於外者截然當理无所偏倚而方且

无一念不直无一事不方而大其所爲直方大者又悉出於自然不待學習而无往不利其德之純爲何如哉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德合動靜而無間者也而事物未接之時則其德亦无由而見惟是動於念慮則貞固者見其直動於物感則有定者見其方既直且方而大可知已然使直方大之德必待學習而後利或不免有矯揉强制之勞二之不習无不利是盛德之蓄於内者極其含弘英華之見於外者極其

光大以之配乎地道實全體大用無一不具者也何光顯如之觀此文之義蓋指成德而言惟其成德故不假於思勉若論修德之功則雖聖人不廢下學如文言所謂主敬守義固下學力行之事而聖人之存養於未發之時裁制於臨事之際亦未有舍敬與義而能直方大者但功有淺深性反之不同此則存乎其人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

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此一爻是以坤德有終明臣道也章美德也无成謂无專成周公繫坤三爻曰六三陰居陽位陽德內含是有明體達用之才而能養晦退藏深沈不露者此坤道之至正可以固守者也然三居下卦之上德爲時用豈能終於含藏如或出而從王之事則其恪守臣順固不敢爭先居首以取專成之咎而有守者自能有爲凡其職分所當爲與才力所能爲者務終其

事而後已三之德真順而能健者乎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含章可貞非自私其美而不發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必遇可用之時乃出其内美以發施於事業耳至於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固由才具過人亦其中有定見從來識見不明者器量必隘偶有一長一善即不能自抑欲以表著於人卒之有喜事之名而無任事之實其爲不智亦已甚矣六三知臣分不可越而不敢專成又知臣職不可懈而不敢廢

事非智慮之光明廣大何以幾此此其德之所以爲章美也按坤屬臣道而諸爻皆别舉一義惟三爻乃專以臣道言葢三爲陽位又處多凶之地聖人恐其恃才自專而不能守順也故以先迷後得之義皆於此爻發之然使用易者欲通之於君道則神明默運而喜怒不形即含章也恭已勵精而百職就理即有終也觀无成之爲臣道又可知率作興事屢省乃成爲君道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此一爻是言柔德之宜慎也括囊謂結囊口而不出也周公繫坤四爻曰坤之六四以陰居陰既無剛德又所處失中宜以輕躁淺露爲戒故處世則主於退藏謀事則主於謹密出言則主於簡默象如囊之結其口而不出者然夫吉凶悔吝皆生乎動過由動生名亦由動集今謹守如是則無妄動之咎者亦自無成事之譽蓋四處多懼之地惟此爲善道矣孔子釋

四象曰四之括囊所謂能慎者也慎其身而不輕出斯不辱身慎其事而不輕舉斯不僨事慎其言而不輕發斯不失言何害之有惟其不害是以无咎而无譽非所計已蓋天下務名干譽之事皆有必取禍敗之道而在人臣尤所當謹市已恩者樹私交矜已才者拂衆志譽之所在即咎之所歸故於六四之无譽更見其能慎然既謂之曰慎則其委曲濟時小心應變之學即見於括囊之中若徒以容悅爲老成竊位

爲明哲又非易書教人之旨矣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此一爻是言中順之德無往不利也黄中色象五德之中裳下飾象五德之順周公繫坤五爻曰坤之六五以隂居尊位是具徽柔懿恭之德積之極其盛而應事接物之際又絕不以之自矜由是形之身者無非巽順之容施於政者無非和平之治如黄之中色用以爲裳者然如是則守中履順亢厲不形以之處

已能盡已之道以之處人能得人之心其爲大善而獲吉何疑乎孔子釋五象曰五之黄裳元吉非矯飾於外也葢居尊位者出身加民事事皆本於心德惟五實有中順之美德充積於中故雖不自炫其文而英華發外自有如此之盛也按五本君位而在坤則説者多屬之於臣如伊尹之寵利不居周公之碩膚几几皆以爲有得於黄裳之義者也然而自古帝王崇效天卑法地禮接臣下俯恤民情位高而愈自抑

德盛而益守謙君德之美又孰有踰於黄裳者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此一爻是極言隂盛之害也玄屬陽黄屬隂其道指隂道周公繫坤上爻曰隂之不敢與陽抗者理也亦分也然陽不能制隂而使隂至於極盛則隂豈獨與陽抗而且與陽爭勝是戰之象也夫以既衰之陽而與極盛之隂相競固自處於必敗然而揆之天道度之人事必無隂終勝陽之理則隂之悖理越分以求

勝乎陽又豈能卒免於禍害乎如龍戰于野而其血玄黄蓋兩敗俱傷之道也孔子釋上象曰龍何以遂戰于野耶陰本起於至微惟馴致其道以至於窮極則勢難復遏而日與陽爭勝惜乎其制之不早也若當其始凝而能預防其漸又焉有異日之禍哉大抵陰柔之性最為難制其未盛也潛伏而不及防其既盛也横決而不可禦配諸人事方小人始進未嘗不降心抑氣以求包容於君子及其黨日熾遂不盡驅

善類而去之不止所以姤一陰始生合衆君子之力以防一小人而嘗慮其計之踈夬一陰將盡又合衆君子之力以去一小人而猶戒其勢之厲況由一陰以積至於六陰雖欲不爲陽害得乎故坤爻初曰堅冰至警龍戰之禍於始上曰戰于野著堅冰之害於終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此二節是申明體坤之道在以剛濟柔也陽大陰小

大終謂以陽終也周公於坤卦六爻之後復繫之以辭曰坤六爻皆陰則其數皆六六者陰數之極也體坤之道者當思陰柔之性患在不能固守若能善用其陰柔而以陽剛濟之則其處心制行常確守中順之正道而私欲不爲所屈常變不爲所移貞固之德安而能永何不利之有孔子釋用六之象曰易之理陽爲大陰爲小永貞者陽剛之所能也今體坤而能用六則陰變爲陽而坤德亦能永貞矣始雖柔弱而

終則强毅是始於小者終於大也坤之與乾合德者以此按乾坤之用九用六即書剛克柔克之義一以柔濟剛一以剛濟柔此逆以治之者也所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也去其剛之偏而剛德全矣貞其柔之守而柔德全矣此順以治之者也所謂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也二者之用備而剛柔無失中之患已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四節書是申明坤彖傳之義也方謂有定體主下當有利字孔子釋坤彖辭曰坤之象取義無窮而順而健足以盡之其所謂利牝馬之貞者正以極順之德能持之以健有類於牝馬也葢坤之不敢專主者至柔也若其動而及物常承乾之氣而發生於不窮既成物之形復成物之性何其剛也坤之寂然無形者至靜也若其德之及物常承乾之施而予物以各正物具一形而不相淩奪即物具一性而不相假借

何其方也柔與静其順也剛與方其健也柔順利貞之義於此可見矣至卦辭言後得主利何也凡天下屬於陽者以居先主義爲常屬於隂者以從陽主利爲常惟坤爲純隂能居乾之後而守其分所當爲即以順爲利而盡其力所能爲是乃全乎隂柔之常道者君子之法坤安貞獲吉亦於此可見矣且也坤有柔静之德故萬物之生意悉含於中而積之極其厚坤有剛方之德故化機之巳達悉著於外而發之極

其盛此其所以爲含弘光大也要而言之乾先而坤代之終乾始而坤作之成坤之爲道其天下之至順乎從來天之生物一時之自然而已天以氣賦於物爲形坤即承其氣以行於物而形以時而成矣天以理賦於物爲性坤即承其理以行於物而性以時而成矣時未至不敢先時既至不敢後其德之合於无疆者非至健不足以成能而總全其爲順而已故曰乃順承天也按坤之德主於柔静而此兼動剛以為

言蓋剛柔動靜乾坤不容偏廢繫辭傳言之詳矣配之人事則君道震動於上而臣下不可以退縮承也君道剛斷於上而臣下不可以巽懦承也既曰順承則並所謂動與剛者而亦承之矣夫如是庶可言合德也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此一節書是申坤初六象傳之義也辯察也順當作慎孔子復釋坤初爻曰天下事由漸而盛由積而成小而一家之盛衰大而人倫之變故未有外於此者如其家積善之久和氣足以召祥則不獨福集於一身而且及於子孫有無窮之慶矣如其家積不善之久乖氣足以致戾則不獨禍中於一身而且及於子孫有無窮之殃矣若其變之大者以臣而至弒君以子而至弒父逆天反常莫此為甚然推原其故非始

於弑逆之一日也亂臣賊子之所由来葢積漸使然也使為之君父者早察其奸宄而逆折其亂謀則禍必不若是之烈其至於若是者由辯之不早辯也甚矣防患者當於其漸而遏萌者當於其微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正言持世之君子宜思辯微之道而深致其凛凛焉耳夫小人之為害於國家極矣在上者豈有明知為亂賊而故縱之之理乃竟使其積成凶惡者何也小人中藏禍心外示柔順彌縫之智巧則易

為所欺諂諛之術工則易為所溺從來除慝之難不能察者半能察而不能斷者亦半明於易之言慎則審辯而謹防之自不至貽後患已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一節書是申坤六二象傳之義也正言體義言用不孤謂德有夾持而大也孔子復釋坤二爻曰凡人德具於心而所以成德者由於學六二之所謂直者

蓋其心本體至正無少偏倚故極其直也六二之所謂方者蓋其心裁制合義無少邪曲故極其方也人心皆有直方之德而獨君子能全之者内外存發之間有實學以成此德耳心不敬則内不直君子主敬以存心使私意不雜而專出於理之一途斯内直矣事無義則外不方君子守義以制事使歧念不生而適合於理之至當斯外方矣專求義而不主敬則存養之功不密而或撓於其外專主敬而不守義則取

舍之分不明而或淆於其內惟敬義既立斯內外夾持體用兼備不偏於一善而其德不孤矣所謂不期大而大者此也其又曰不習无不利者何也凡人蓄德未大則臨事每多所疑六二涵養純熟矜持俱化其一身所行之事皆坦然順適無所疑碍而又何假於習乎此脩德之始必致力於敬義而成德之後斯日進於從容也夫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則無不敬而敬乃所以存誠故主敬者下學之要也乾九

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可以統義而義乃所以成仁故集義者下學之功也天道人道之辨具於此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一節書是申坤六三象傳之義也陰謂陰位孔子復釋坤三爻曰六三有章美之德而必以含章為正道何也六三以陰從陽者也陰無專制之義雖内有美德必藴含之而不可輕露即以此德而從王事亦

退處於後而不敢居專成之名是非其才力不足葢揆之於分而有所不敢也從來陽為天陰為地三地道也陽為夫陰為妻三妻道也陽為君陰為臣三臣道也地之為道至柔至靜不敢專成惟順承天施而代有終已耳則三居臣位而代君以終其事非得臣道之正者哉大抵人臣有市美之念則驕吝日生誠明於代終之義雖勲業媲於伊周不過自盡其職業而已負咎之不暇何敢言功思懼之不暇何敢言譽

彼夫小器易盈而卒至於身名俱裂者其亦未嘗學易矣夫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隠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此一節書是申坤六四象傳之義也變化謂天地交閉蒙塞也孔子復釋坤四爻曰君子之出處闗乎世運之盛衰如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變化之道行矣於時太和翔洽草木亦無不蕃殖而賢才有不連茹

而起乎如天氣上亢地氣下鬱則閉塞而不通矣於時運數屯否賢人皆抱道而隱而又豈肯輕出以取咎乎易曰括囊无咎无譽正言所遇當閉塞之時固宜順時而隱謹密而不出也夫世運之盛衰雖屬氣數而必賴人事以為轉移假使羣賢皆隱則撥亂圖治之事將誰責耶葢易為賢人未仕者謀所以藏器待時道宜於隱若以人君而求賢屯之時利建侯矣以大臣而進賢否之時疇離祉矣所處之地不同故

所繫之辭各異且在上誠有用賢之君相則世道寧有不泰而賢人寧有終隱者哉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此三節書是申坤六五象傳之義也黄中德也通貫通理條理也位指尊位體指下體孔子復釋坤五爻曰六五之取象於黄者何也黄為中色而居五之君子大中之德渾然内含統而觀之則時出不窮無所

不貫通也分而觀之則條理不紊無所不精晰也衆理畢備而至善無疵不猶黄之爲中色乎其取象於裳者何也君子正位於上而不以尊貴自矜謙抑以禮士和易以近民其所履者雖崇高之地而其所執者皆卑順之體不猶裳之為下飾乎葢中為天下之美德而順則其中之用也六五有此美德充積於内於是見於四支而和順之容極其暢適美之不言而喻者然也見於事業而和順之治極其發越美之不

見而章者然也德至此則自心而形諸身自身而形諸政至精至粹而無以加矣此五之象所以獲元吉哉按坤之二五皆以德言二言脩德之功五言成德之效而其理則可以互通也能敬以直内而後中之體全能義以方外而後中之用備直内方外者内外夾持交致其力而黄中通理則内外一貫幾於聖人之事矣故曰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此一節書是申坤上六象傳之義也疑敵也其類謂陰類血陰屬孔子復釋坤上爻曰坤至於上而龍戰于野何陰遂敢與陽抗耶蓋陰盛之極力敵乎陽則必至有兩相爭戰之事戰則陽氣衰而勢不能自全矣何以稱龍聖人以為陰之心雖欲剥陽而陽必無終絶之理正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且既名為龍則陰不安其為陰矣何以稱血聖人以為陰之心

雖欲自離其類而陰必無常勝之理惟未離於其類也故稱血焉其玄與黄竝稱者何也陰為陽所敗而陽亦為陰所傷玄黄之色相混淆即天地之色相間雜也事出於至變故舉其相雜者以為言然而尊卑之定位貴賤之定分不可干也亦不可紊也天之色為玄固不得下同於地地之色為黄終不得上擬於天也豈其因一日勝負之勢而至亂陰陽之常理哉觀坤上爻所繫之辭而尊陽卑陰之意深切著明矣

大抵陽剛為天下之正氣造化人事俱不容一日息者也以造化論則自姤至坤為純陰十月之卦然一陽雖生於子而實萌於亥是一歲之內未嘗一日無陽也以人事論則自古小人之類易盛君子之類易衰以小人與君子爭勝君子常不能無傷然而君子既去而小人之禍亦不旋踵非獨人事抑亦天道存焉是極否之運未嘗一日無陽也作易至此聖人之為世道慮者遠哉

䷂ 震下坎上

屯取濟難之義凡處險難者必能奮發有為然後可以出而治險故下卦以震德之動為亨屯之本而初畫一陽居下又為成卦之主所以一卦吉凶皆視初爻以起義彖辭雖統論卦體而與初爻之旨實互相發明其言利貞即初之利居貞也其言勿用有攸往即初之磐桓也其言利建侯即初以賢明剛正之德繫天下之望而宜早建以為侯也惟初既為民望之

所歸則凡有志用世者必與初相輔乃克有濟故二乘初則屯遭三不應初則有吝四與初正應則吉无不利五位雖居尊而初得民於下則屯膏上與初地位相遠下无應援則進无所之而不能自振益諸爻之辭因初起義者如此至於初為卦主既曰大得民矣乃六二不應其求而反以為難何也合諸爻而言則初九以陽統陰民皆歸往據六二而言則二以陰柔為初陽所逼受制於人此一爻別取一義非全卦

之旨也程傳言之晰矣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此卦震下坎上以震動遇坎險故名為屯卦辭言濟險者當守正慎動而又在立賢以自輔也侯謂諸侯指初九文王繫屯彖辭曰屯難之世正人可大有為之時才足以撥亂力足以扶危應時而動於理當得元亨但屯時大難方殷舉事一不當則機會盡失而人心易至解體故必固守正道謀出萬全然後可以

有濟決不宜欲速見小利而輕有所往以取困也至於匡濟時艱務在得賢共理如卦之初九為衆望所屬宜亟建立為侯使人心有所統繫庶幾以能濟之人行善濟之道而屯難可以悉解矣按帝王圖治非守正不能點功利之習非慎動不能抑僥倖之謀非建賢不能收輔助之益乎險一理常變一揆而當屯難之時則所繫為尤重故聖人兢兢垂訓如此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

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此彖傳是釋屯彖辭以明濟屯之道也始交謂乾坤始交一索而得震難生謂遇坎險雷震象雨坎象草謂雜亂無序昧謂晦昧不明也孔子釋屯彖辭曰卦之名為屯者蓋以卦體震下坎上是乾剛坤柔一索得震而始交再索得坎而難生也以世道論則國家肇造之始中外多難經理需人惟卦以震動之德入於坎險之中是當大難方殷而能奮發有為撥亂而

為治也故卦辭繫曰大亨但在險則勢未易動必有弘濟時艱之才又有從容觀變之畧然後動能出險而所往有功故大亨而又繫之曰利貞夫出險濟屯之事不可枚舉其亟亟於利建侯者何也卦象雷雨交作盈滿於天地之間為天運初開雜亂晦冥之象此時人心未定名分未明一人之力不能削平大難必宜擇立賢哲建以為侯方可徐理天下之紛亂收集天下之人心然而立君之後又未可遽謂安寧之

時也內切履危之戒外釐防患之謀惟不寧乃所以求寧惟事事求寧乃愈不敢自以為寧此真濟屯之正道矣按卦義隂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成澤則為屯澤及於物則為解萬物既通則為泰由否之泰全視乎濟屯之功而其道則主於震動天時動於上人事應於下皆震之德也惟其時至事起故曰貞有濟屯之責者其可不奮發以有為哉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此象傳是言君子濟屯之事也雲坎象鬱而未通故言雲而不言水經綸治絲之事先經以引之後綸以理之也孔子釋屯象曰此卦上坎為雲下震為雷雷雖動矣雲畜雨而未降屯之象也君子以治亂世如治亂絲必先整其大綱而後可舉其衆目故經以引之使統紀既立復綸以理之使節目畢詳如制田里以厚民生而復為之經理樹畜俾區處之盡其宜設學校以正民性而復為之斟酌節文俾施行之有其

序如是則人心大定名分昭明而何險難之不可立平哉夫屯與需皆有遇險之義其象皆為陰陽未和而需之飲食宴樂獨有異於屯者蓋需之時人事已盡則不可以期速效屯之時天運未啓則不可以無事功義固各有取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此一爻是言濟屯者在有守正之德以得民心也磐

石也桓柱也皆難進之象周公繫屯初爻曰初九以陽剛居動體當屯難之始亟宜進而有為然陽剛有能進之才而居下則無可進之勢動體有欲進之志而應柔則無引進之人是其心雖深切時艱而未免遲回審顧有磐桓難進之象夫天下躁進者非貞而難進者為貞惟初九處得其正故能相時而不輕動揆之濟屯之道原不利於欲速俾成而利於居貞以自守也且初為成卦之主德足濟時天下之仰其德

者自利於建立為侯以削平禍亂又豈終於磐桓不進已哉孔子釋初象曰初之磐桓雖勢不能遽進而其志原在行正不肯妄為稍有不合於義寧從容藏器以待之此居貞之所以利也至其以陽剛居陰下盛德不驕而日以下恤民隠為念彼民在水火之中有不引領望救而願建以為侯者乎葢能得民心者真定禍亂之根本耳大抵天下之治亂全視人心之向背匹夫匹婦非可以權制術馭而為我用也仁足

以使之感義足以使之服然後奮發舉事而人不得而議之所以三代之得天下逆取順守之說屏而不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事恥而不為王道之異於霸功此而已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以正自守而不苟於從人也邅邅回也班如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乘剛謂乘初剛

之上反復也周公繫屯二爻曰六二與九五為正應義所當從但位偪初九為其所制是當屯難之時君臣不能遽合而見阻於强梁之人也其象為屯如邅如而所乘之馬班如而不能進焉夫初九之强與二合者原非與二為寇實欲其合力濟屯如婚媾之相親耳惟二陰柔中正執一不渝至於歷時既久數窮理極則妄求既去而正應乃復合矣不猶女子守貞不字至十年而乃字乎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受難

於人止以下乘初剛欲其變常道而與之合耳天下變常之事必不能久二之十年乃字正復反於常道而君臣會合獲遂其本志也君子尚其知所守哉按初九為一卦之主本為賢明剛正之人二與之合力濟時未為失節而聖人於二之守貞不字深加奬許者凡以出身事人義無私交倘或廹於侵偪之勢牽於比暱之情明知其不可而姑應之鮮不至於辱身敗節故以不字為正所以戒後世之懷二心者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此一爻是為躁進者示戒也即鹿逐鹿也虞虞人周公繫屯三爻曰凡任天下事者必內度之巳外度之人然後能進而亦能退六三陰柔居下是內無濟屯之才也正應非人是外無濟屯之助也乃好動輕進自取困窮如逐鹿而無虞人導之惟有陷入于林莽之中而巳雖欲退其可得乎夫其所以輕進取困者

由不能見幾故耳天下事應行應止原有先見之幾妄行之必致於困此幾之灼然易見者也惟君子知之與其僥倖以圖利不如舍而勿往雖無所得而必不至有失身之患若貪利往逐自不免陷於屯矣何吝如之孔子釋三象曰无虞而即鹿是以身從禽而不知舍也三之貪利躁進不可動而妄動亦猶是而已君子見其當舍即斷然舍之誠以往則必吝故不得不去之決耳聖人戒人急於求進者如此蓋濟屯

者之入乎險中與田獵者之入於險阻其危一也方其猝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使虞人導之猶懼有銜橜之變況無虞乎所以聖人取象以忘身徇禽為忘身徇利者之喻誠以天下利之所在即害之所伏惟能見幾然後利害明利害明然後取舍決不然未有不自取困辱者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此一爻是言濟屯者宜求賢自輔也求謂四求初往

往濟屯也周公繫屯四爻曰六四居大臣之位本有濟屯之責而隂柔无才志欲進而力不逮故有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陽剛居下為四正應是乃與已為婚媾者也誠能虛已求之藉其有為之才以同往濟屯則在初得展行正之志在四得成出險之功不亦吉无不利乎孔子釋四象曰凡不明者非昧於知人即蔽於自恃六四求初九之賢同往濟屯量已之不足資人之有餘不自用而任之其識見可謂明矣蓋

人臣最忌蔽賢而又最患植黨二者或疑於相妨不知意主於為國則其所以勤延攬者皆公也意主於為已則其所以廣汲引者皆私也若外避植黨之名而內懷嫉賢之實其害與樹私交者正復相等以處無事之日必誤國家況可與之濟屯乎哉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此一爻是言時危無輔而德澤難施也小大謂小事大事周公繫屯五爻曰五以陽剛中正居至尊之位

宜若可以有為但時當屯難陷於險中而正應六二又陰柔才弱不能出而濟險天下民心多繫屬於初九五雖有膏澤之施亦壅而不能下究為屯其膏之象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若欲圖濟屯之大業雖得正不免於凶甚矣其時之難為也孔子釋五象曰在上者以德及生民為大九五之屯膏則以陷入險中陽為陰掩雖有膏澤不能徧及於人故所施為未光也按聖人立教責重人事雖時勢無可為猶必

教之以出險濟難之道况屯之九五本有陽剛之才
未為失德而直以大貞凶為戒何哉誠以有君無臣
必不能成大業五專恃六二陰柔之應斯所往多阻
卦之初九既為人望所歸使與六四同屈己下賢傾
心委任而又内修德政以收拾人心未必膏澤不可
以下流而經綸不可以徐布故辭曰屯膏以明求賢
之宜急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此一爻是言無才無輔不能出險也周公繫屯上爻曰從來天道人事窮極則通亂極則治上六居屯之極正有可亨之機乃隂柔无才又无輔助因循不進坐失事幾徒為無益之憂懼而已有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象孔子釋上象曰上六當屯極之時昧於出險之義既不能致治則必入於敗亡泣血漣如豈長久之道哉此聖人危其辭以為濟屯者戒也易之所重德與應而已陽剛之德雖無應猶可有濟若質本

陰柔而復無陽剛之應鮮不敗矣即此卦而言二之班如以待五也四之班如以求二也皆為陰與陽應故有吉利而無凶悔就諸卦而言否之上九以才足傾否則喜蹇之上六以来就九五則吉其他如復如坎如困則无德无應與屯之上同一象矣故曰陽為貴陰為賤易之通義也

䷃ 坎下艮上

蒙取養蒙之義物生方穉養德更難于養身聖人欲

立教者動合于中而施當其可故卦辭予之以亨而又戒之以利貞六爻四隂為蒙二陽為治蒙之人而上九過剛不中又以九二時中為一卦之主初承二則有利四遠二則有吝五應二則得吉五身居尊位而能自處于蒙以為天下率教者之倡此剛柔之所由相接而聖功之所由克成也至若三近于二宜與初相同而其正應在上舍上而從二有見利忘義之象故君子絶之葢易卦之所重在應屯之二以不附

初為有守所應正也蒙之三以下從二為失身所應不正也應失其正則身敗名辱雖有包蒙之教亦無所施是非用上九之擊蒙不足以遏其邪而止其惡矣大抵治蒙之法貴乎寛嚴適中而制之于早則易為力防之于後則難為功制於早者發蒙者也正法以繩之而有餘防于後者擊蒙者也干戈以禦之而不足所以聖人取象于初曰脫桎梏于上曰利禦寇正以立教之初意原主于寛其至于擊蒙禦寇盖不

得已而用之者也養正之功誠不可不豫矣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此卦坎下艮上山下有險內險外止但有蒙滯未通之意故名為蒙卦辭言亨蒙之道貴當其可而要之以正也我指九二言童蒙指六五言文王繫蒙彖辭曰蒙雖穉昧未通然真明內含天良未鑿原有可通之機一開發之即通矣故蒙者得亨而不終于蒙然

蒙之能亨雖蒙者有可亨之道亦由發蒙者得善教之宜教之之宜何如師道不可輕褻有來學無往教匪我主教者先求童蒙而強為啓廸乃童蒙虛心遜志先來求我以決疑辨惑也且求我之心真實純一如初筮之誠則宜迎其機而告之庶言不煩而教易入若至再至三則煩瑣而瀆矣瀆則求教之心不切即告之亦必无益故隱而不告如是則蒙者固能求而明者又善告此蒙之所以得亨也然其所以告之

者又必擴其良知充其良能非聖人之言勿道非先
王之法勿陳而利于貞焉庶蒙者德日進於高明業
漸臻於光大而養蒙之道始无媿矣昔宋儒周敦頤
有言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故師道立則善人多
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然則擇師求道誠人
生第一義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

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此彖傳是釋蒙彖辭而備言亨蒙之道也孔子釋蒙

彖辭曰卦之所以名蒙者卦體坎下艮上上有艮山

之阻下有坎水之險卦德內險外止內險已杌隉不

安外止又滯礙難進正如物生之初蒙昧未通故曰

蒙也至蒙之所以得亨者卦體九二以可亨之道行

以教人已昭昭而教人昭昭且啓迪合宜語默中節

而時中也何以見之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盖以

六五柔順虚中下應九二非二有求于五乃五尊賢樂道之志下應于二也此非二有亨蒙之道五未必求若使非時中則亦不待求而教之矣初筮告者以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施敎有節必待其誠而始告也若再三瀆瀆則不告者葢蒙者再三固為瀆我我若告之蒙亦不能聽受彌增疑惑反瀆蒙矣故不告也此非二有亨蒙之道无以告蒙若使非時中則告之亦无節矣又曰利貞者何也蒙而養之以正乃作

聖之功也蓋人性本正當顓蒙之始其天真未漓則當保全其正者惟此時其情識漸開不可不範之以正者亦惟此時教者必及此時涵育薫陶擴充培養日使之親正人聞正言全其性命之體滿其知能之量則赤子之心不失而達天立命之學在是矣非聖功而何夫蒙者之求教與教者之發蒙无不以聖人為期而聖功惟在養正可見天理人欲全在辨之于早若待外誘既深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矣伊訓

云罔不在初名誥云王乃初服後世留心國本者必惓惓以早諭教為言其亦有見于此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此象傳是言君子自養之道貴内外交致其功也果行者勇決其行育德者涵養其德孔子釋蒙象曰艮象為山坎象為泉山下出泉其水最清其流未達猶人之童穉天良内具而鬱滯未通蒙之象也君子欲開一世之蒙必先有以自開其蒙于是體坎之象以

果其行見善必遷有過必改如泉之始達其機莫遏體艮之象以育其德培其知能祿其忠信如山之静正其源常裕如是則内外交脩本末一致所以開一已之蒙在是所以開天下之蒙亦在是矣葢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惟其所養能厚故其所應不窮不然源之不深其流雖疾而亦易竭則育德尤為探本之功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

以正法也

此一爻是言發蒙之道貴寛嚴相濟也刑人用刑之人桎足械梏手械周公繫蒙初爻曰初六隂柔居下蒙之甚者教者欲開發其蒙當嚴之以威使之有所畏懼而不敢不勉于善用刑人以懲之乃為利也然嚴以束之又當寛以待之用說桎梏以俟其自悟自新相觀而化焉若徒恃嚴威往而不舍在我既失張弛之道蒙者即欲為善其道无由吝其能免乎孔子

釋初象曰治天下有教化不能无刑罰教以養童蒙之君子刑以懼愚蒙之小人發初之蒙利用刑人者所以正治蒙之法使之有所畏懼而不敢犯也蓋發蒙之道既用刑以懲其初即用說以觀其後則養之意未甞不寓于法之中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書曰敬敷五教在寛然則寛以濟嚴嚴以濟寛發之道莫善于此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此一爻是言施教之道貴曲成不遺也包涵育之意納受也婦羣隂之象周公繫蒙二爻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膺發蒙之任不特樂育英才而已即隂柔蒙昧之人亦包之而不遺則智愚皆可成就何吉如之且不特奬掖善類而已即闇昧無知如婦者亦納之而不棄則賢否悉受陶成又何吉如之凡此敷教之任皆君事也大君以啓蒙之責委之於臣猶父母以治家之事委之於子也二能克盡厥職合智愚賢否而

包納靡遺是臣之克相无負于君猶子之克家无忝于父也二誠以亨行時中者哉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子克家固因二有剛中之德足以發蒙亦由六五柔中虛已有以接之故二得行其時中之道以成發蒙之功也不然上下不交堂廡隔絶二雖有師世之才將安施乎昔伊尹負𦊱𠙆之才傅説具鹽梅之望使非成湯尊為元聖寵以阿衡高宗夢寐旁求爰立作相彼亦烏能化被當時聲施後世哉甚矣任賢圖治

為萬世人君之要道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此一爻是言无德者必見棄以明行已之當慎也女指六三勿用取指上九金夫指九二順當作慎周公繫蒙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是下愚不移之人君子之所不屑教者如无德之女不可取之以為妻也葢上九乃六三正應三舍上九而昵比九二如女

之見金夫而不有其躬者穢德彰聞人皆賤之何所利乎孔子釋三象曰凡人立身當兢兢以禮自持女之所以不可取者以其蕩檢踰閑素行不慎故也蓋與人為善固君子之用心而自暴自棄者則不得不痛斥之冀彼或生媿悔之念故均是女也在九二則宜納之以大其包荒之量有教无類也在上九則勿用取以嚴至正之防不屑之教也教固多術矣哉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此一爻是言人貴能得師也周公繫蒙四爻曰蒙昧之人全賴親近剛明有道之士以開其蒙而啓其悟六四陰柔不中上承六五下乘六三而其應又在初六所親近者皆陰柔之人則蒙將終于蒙而永无開悟之日矣蓋吝其能免乎孔子釋四象曰天下无不可變之質无不可啓之蒙四獨致困蒙之吝者何也蓋九二上九二陽俱有剛明之實德六四獨與之遠是衆人皆有道義之交而彼獨无賢明之助其困蒙

而吝也宜矣昔仲虺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亾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賢相也其君臣誥誡猶諄諄以得師好問相勸勉人固可以孤陋自處而甘致困蒙之吝哉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此一爻是言受教之道貴于能虛純心親賢則德業可成也周公繫蒙五爻曰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其心純而不雜一而不二有初筮之誠无再三之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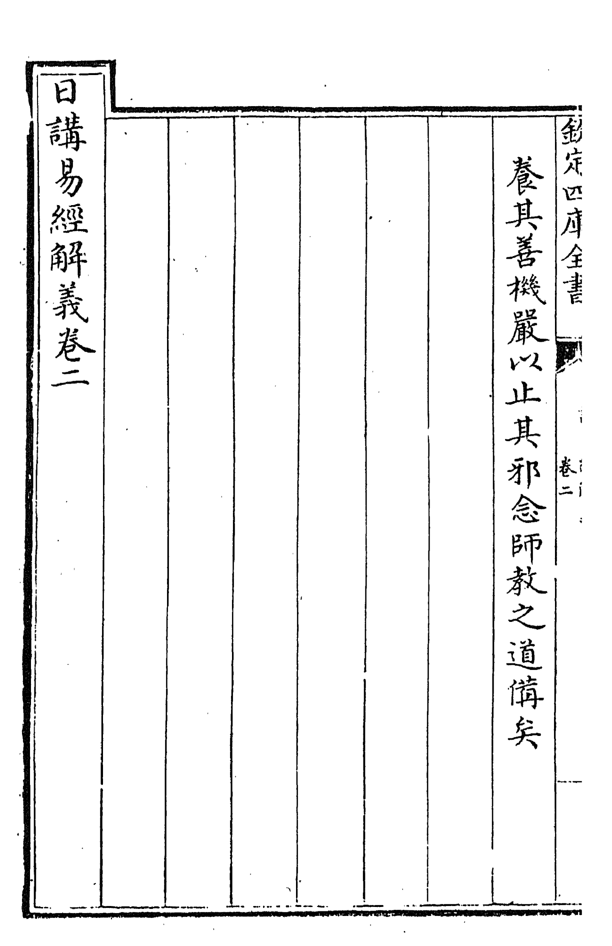
如童蒙之淳朴未漓知識未開者然如是則主心日明主德日懋其為吉也不獨在一人而在天下矣孔子釋五象曰六五取象于童蒙而獲吉者以其有柔順之德故能謙巽以從乎二也使非五順而巽二雖賢其能强五以從已乎盖人主處至尊之位必親賢取善方可輔成其德然非卑躬遜志以求之則賢與善雖日在吾前而終不能得其益先儒嘗言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之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之甚

難誠以人先有意見橫于胸中此心便蔽而不明雖有忠言讜論亦无由而入矣此童蒙之所以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此一爻是言治蒙者宜以剛而又貴當其可也寇害也禦禁止也周公繫蒙上爻曰以九居上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然剛克之道施之貴得其宜始有利而无害如以過剛之道責蒙者以未能知之理未能行之事則阻其向往之機反有害于蒙是為寇也亦何

利乎惟用此以捍其外誘以全其性真如禦寇者然使其私意盡屏而醇良不失庶幾作聖之功即在于是斯無不利矣孔子釋上象曰上之擊蒙利用禦寇者葢以威嚴治蒙者之私心不悖剛克之道上固順矣蒙因教者之嚴而改過自新不敢恣肆于為惡下亦順也上下皆順又何不利之有哉此卦九二上九俱有剛明之德上雖不及二之中而亦當發蒙之任九二包蒙納婦利用寛上九擊蒙禦寇利用嚴寛以



養其善機嚴以止其邪念師教之道備矣

日講易經解義卷二